## 长大

东陵月来到温泉池边的时候，云潋正刚从池中步出，燕儿并着另外两个侍女正候在一旁，手中捧着浴巾和浴袍，正待伺候他出浴。

东陵月眼光微闪，直接走上前去接过燕儿手里的浴巾，微点头道：“这里有我伺候，你们都下去吧。”

燕儿见是少主，并未多说什么便恭敬地行了礼，然后带着另外两个侍女退了出去。

“什么时候回来的？”低沉冷清的声音淡淡传来，东陵月只觉得心头一颤，竟从那凉沁沁的声音里听出些温柔来。

“刚刚才到的，一下了马就直接过来了。”嘴角不由自主便向上扬起，东陵月拿着浴巾走到云潋身后，自然而然地披在他肩上，然后一寸寸地擦拭起来，动作极是小心细致。

手掌下搁着一层浴巾的肌肤温暖紧致，麦芽色光洁的皮肤上还附着一层细细的汗珠，优美结实的身线在迷蒙水雾中显得隐隐绰绰，东陵月一时间竟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这般着急跑来这里做什么，先回去歇着，遣个人过来说一声就是了。”云潋的语气还是淡淡的，但仔细听还是能听出欣悦来。

“出门许久，月儿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义父了，实在想得紧，等不及就过来了。”东陵月一脸笑意，

## 克制

雾气蒸腾中，云潋慵懒的靠在池壁上，两条骨肉匀停的手臂随意的搭在池边，头微微的后仰，展露出颈部和喉结性感的线条，池水漫到他胸口，露在水面上的胸膛肌肉结实紧致，是习武之人最上佳的身材。

东陵月走到近前时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象，他的眼光不由自主的盯着一颗水珠沿着云潋的脖颈胸膛一路滑入水中，带出一道无比诱人的轨迹，他几乎立即觉得口干舌燥，脸上登时便一片绯红，好在温泉的温度本就偏高，周围还雾气弥漫，所以看不太出来。

“怎么了？”一道清冷的声音唤回了东陵月的神志，他朝声音的来源看过去，就见到云潋正偏头看着自己，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但显然是发觉自己一直一动不动的盯着他看，才会出声提醒。

“没什么，只是觉得义父的身材真好。”东陵月使劲握了握拳，不动声色的说道，指甲嵌入掌心的疼痛勉强压下了身体的燥热。

“哦，”云潋倒是不甚在意，倒也顺眼便扫到东陵月身上，这一看不由微微一愣，“月儿，你今年多大了？”

“过不了多久就二十了，义父。”东陵月微垂了眼，恭敬的回答，心里不免有些失落。

“都这么大了啊，”云潋有些喃喃的说，“以前没发现，现在这么一看，你也是个大小子了。”云潋不免感叹的说着便重新闭上眼睛，“你要不要也下来泡泡，想来好像你已经很久没有同义父一道泡澡了。”

“不必了，还是让月儿替义父搓背吧。”东陵月淡淡的说道，心里却想着，确实很久没有一同泡澡了，自从十四岁那年第一次在梦里梦到义父之后。

“嗯，好。”云潋随口应了，眼睛也没睁，便转了个身懒懒的趴在池壁上，双臂交叉，脑袋随意的枕在上面。

看着云潋路在空气中的线条流畅的背部，肌肉紧实，肩膀宽阔，一路向下又收成一段紧窄的腰，脊椎处的凹陷一路延伸向下直到没入水中，水珠在那象牙色的背上闪动着诱人的水光……东陵月难耐的咽了咽唾沫，面上却仍旧冷淡无波，手上也稳稳的拿起澡巾，力度适当的擦上云潋的后背，那是他早就做过无数次的事情，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知道什么样的节奏和力度是云潋最喜欢的，果然，云潋舒服的闷闷哼了一声，然后似乎放松的睡了过去。

“你怎么这样没有戒心……”东陵月暗暗的叹了口气，可即使这样他也实在不能做什么，且不说动起真格来以他现下的实力还不是义父的对手，就算这被窥视的人毫无反抗之力，他也是绝对不可能在这人不愿意的情况下做出什么来的，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人厌恶他，不要他。

东陵月苦笑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可笑，云潋为什么会有戒心呢，是对自己亲手养大，相处了十几年的义子，还是对一个和自己有着完全相同身体构造的男人？其实说白了，明明只是他东陵月自己有问题，竟然会对一个男人产生那样近乎病态的欲望，而那个男人竟然还是自己的义父！不过他现在已经不会在这一点上过多的纠结了，因为他已经纠结了整整六年，从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对小义父产生了不该有的念想开始，他就一直纠结到如今，甚至用了很多伤害自己的方法企图控制住那种可怕的心思，但是无论是何种手段都没有用，不管他做什么都没有用，只要他还在义父身边，只要还能每天见到义父，一切努力就都是徒劳，那么离开呢？东陵月不是没有想过这一种可能，但是他做不到，而且他知道，即使离开了也绝对不会减少哪怕一丝半毫对云潋的迷恋，甚至还会因为思念而越陷越深。

所以现在，东陵月已经彻底放弃那种毫无用处的挣扎了，既然无可避免，那么干脆就顺其自然吧，他知道那很有可能永远都只会是自己深埋心底，不能为人所知的隐密，是见不得光的心事，可他还是愿意一直抱有这样的心事活着，哪怕一直都只是一个人享受这样的孤独，哪怕这心思永远也不会被那个人知道，哪怕所有的一切绮念都只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梦，他也愿意一个人在黑暗中独自品尝那只属于他自己的甜蜜，甘之如饴。

或许东陵月目前还尚且能够感到庆幸是，云潋也至今都没有佳人相伴身侧，或许是因为他素来冷峻的气场，无处不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所以东陵月这个义子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他身边最亲密的人，这是让东陵月感到最满足的事情。

半个时辰之后，东陵月摇醒了云潋。

云潋简单的清洗之后便上了岸，东陵月马上将宽松的浴袍披到他身上，同时像是报时一样毫无起伏的说道：“义父，司礼监的督公司徒誉派副使杨航过来送请柬，说是明晚在督公府设宴，想请义父赏脸前去。”

云潋随意的躺在岸边的藤椅上，顺手拿起旁边小几上的小茶壶喝了一口，然后不甚关心的淡道：“司礼监的那些个阉狗又想玩儿什么幺蛾子？我疏隐卫向来跟司礼监立场对立，表面上也乐得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他们如今这是要示好呢，还是想从我这儿探听什么口风？”

“那义父是不打算去了？”东陵月一边用干爽的布巾为云潋擦干湿淋淋的长发，一边也不甚在意的问道。

“去啊，既然人家都上门来请了，我们当然要去，明晚你同我一道过去。”

那些豪门权贵的目光太过露骨，汇聚在东陵月身上的视线让云潋莫名的腾起一把心头火，反倒是一只乖顺的站在他身边的东陵月，仿佛对此完全无知无觉般，只是微垂着头，脸上是一如往常的清冷，这让云潋不由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没察觉到那些惹人厌恶的目光。

## 远行

“主子你这又是何必。此去蜀地归期未定，月儿这孩子向来依赖你得紧，还从没长时间离了你身边过，这回你怎么就忍心叫他连给你送行都错失，之后还不知道要怎么个伤心难过。”

“正是因为他对我太过依赖，这回才会如此犟着非得跟着我一道去，若不趁着他昏睡的时候启程，怕是又要多生事端。”

“小主子从小就听你的话，我就从没见他为你过你的意思，连顶句嘴都没听到过，你要是好好同他讲，他还能跟你硬着来？”

“哼，”云潋冷笑一声，复又叹了口气道：“老黄你看着他从小长大的，难道还不知道么，这小子表面上看起来倒是没有再温顺的了，可这脾气真要倔起来恐怕得比我还厉害，他倒是以为在我面前掩饰得极好呢，可我一早就这道这小子是个心里有主意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不自觉便伸手轻柔地抚上榻上之人柔软的发顶，连长久冰冷的面孔都显出几分柔和来。

不知何时起，这孩子在他心里的分量已经重到云潋自己都无法估量，当初不过一时兴起捡了回来养在身边，如今竟已然成了生命里不可割舍的存在。看着那个走路还跌跌撞撞步履蹒跚的小肉团子，一点点长成如今玉树芝兰的翩翩少年郎，那种似为人父又似多过为人父的感觉，是他既感到新鲜又不免有些惶恐，他似乎觉得自己那颗早以为冻成坚冰的心脏又注入了暖泉，那温热流经冻伤之处，带来刺痛的同时，却似乎也重新唤起了生机。

当云潋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的唇已经温柔的贴在了东陵月白瓷似的额头上，那轻柔的一吻一触即离，唇上的温热却似乎久久的留在了少年人微凉的肌肤上。

## 放肆

云潋此时已经起不得身了，即使强行压制着体内汹涌翻腾的燥热，身体仍是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原本苍白的肤色此时都笼在一片潮红之中。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神情依旧是沉稳镇定的，只要尚有一丝清明，他便始终都是那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云九王爷。

“……月儿，你出去……我有话要交代黄好……”难以稳定的喘息使云潋的声音断续且颤抖，但即使这般狼狈的声音仍旧带着不容抗拒的气势和压迫感。

若是平日，云潋如此说话，东陵月是无论如何也会小心遵命的，然而此刻，他却像是完全没有听到自己义父所言一般，仍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旁的黄好何等熟悉这二人，立刻便发现不对，当即小心的扯了扯身边人的袖角，提醒他赶紧退出去。

东陵月仿佛这才回过神来，他紧紧抿着嘴唇，蹙眉紧紧的盯着歪靠在榻上的人，那双往日里柔顺如水的眼睛里难得的闪现出倔犟的神色。

“还不出去？！”种种重复了一遍，云潋已经动了怒。

东陵月颤了一下，咬了咬唇，最后还是犹豫着退了出去。

待房门被关上，云潋像是顿时泄了劲，身子重重的倒在榻上。黄好吓得赶紧上前，却在伸手相扶的时候，被云潋抬手制止了。

云潋急喘着，虚弱地放下手，似乎连抬眼看着黄好的力气也分不出来，于是便垂着眼帘，已经有些涣散的视线飘忽着落在软榻的被面上：“……这毒好生厉害，我怕是仅凭己力无法压制……若是任其发展，恐怕……轻则丹田亏损，内力大耗，重则……气脉爆裂，经脉尽断……既是须得泄欲才能化解，原本唤个侍婢来也属平常……只是，我如今这般……怕是……”

“少主子！”黄好突然出声打断了云潋的话，情绪激动的甚至脱口而出云潋少年时他对其的称呼。怎么可能不激动，怎么可能不揪心，当听着面前的人轻描淡写的提及那无法弥补的缺憾，黄好的心就仿佛被生生划开了一道口子。那是经年也无法愈合的伤痛，他可以不去想，但却忘不掉，也不许人提及，即便那人是少主子本人也不成。

云潋顿了顿，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位从自己记事起便跟随左右，从未离开过自己的人这样生气了，他知道原因，却不愿细想。同时他也觉得无奈和茫然，自己并非无端提起那事，只是如今情形只能这般说明。他叹了口气，决定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等事上，自己目前尚且保有清明，若不赶紧布置妥当，恐怕之后神志散乱，便要闹出大乱子。

“这毒势必得解……何种方法无需在意……”云潋重新开口道，“你赶紧去寻些玉势之类的物件……若是能用那些事物便解了此毒……自然最好，若是仍解不得……”他微一苦笑，继而接道：“那少不得……便真要烦你去寻一两个男子……”

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巨响，竟是房门被从外面狠狠的踹开了，那力道裹挟着令人无法忽视的浓重怒意，使得门在撞上墙壁之后又重重反弹回来。

屋内两人均被这意想不到的打断惊得一时没了反应，之间东陵月一步跨入房间，在门反弹向他的时候一把握住了，也不见他如何使力，只是被他覆于掌下的那块门板瞬间以肉眼可视的速度迅速发黑朽败，最后被生生抠下一块。云潋的卧室不同一般，门板都是用极地冰层下生长的北冥玄木所制，坚硬程度堪比金铁，然而此时却被这般轻易抠下一块，如同捏下一角豆腐。

这时候云潋已经从短暂的惊愕中回过神来，冷眼看着自己从来柔顺病弱的义子挡着自己的面显露出一手与其往日形象截然相反的狠辣，心中并未有太多惊讶。自南疆一行回来，他哪里还不知道，自己这个向来温顺柔弱的义子其实并非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展现给自己的只有柔软和顺从，而那个真实的东陵月，恐怕他至今也仍未得见过。

这本该是令人警惕和隐忧的，然而云潋却从未有此感觉，从最初的震惊到最后的接受，过程短暂的令他自己都觉得诧异，而无论他心中曾对此如何惊涛骇浪，却未曾有一刻产生过排斥或厌恶，他为此感到无奈，只觉得自己对这个看着长大的义子真是连底线也没有了。

这时看着东陵月一反常态的冒犯行为，云潋感觉到的不是愤怒，而是莫名的焦躁，这焦躁之中甚至还参杂着些许令他更为焦躁和费解心虚。他没有想到东陵月会不顾自己的命令留在门外，还将自己和黄好说的话听了个全，甚至，就这样不管不顾的冲了进来。

然而他什么也没能说出口，因为此时东陵月的表现太反常了。

那张仍旧赢弱却美得惊心动魄的脸上，此时早没了平日里温顺柔和的表情，或许该说，那张脸上毫无表情，空白得令人害怕，而那双往日里脉脉柔情的眼睛，此刻竟如深渊般看不到底，只是其中仿佛隐隐渗出的血光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意。他就那么站在那里，没有再多的动作，可周身弥散出的杀意却如同有实质一般，甚至能让人闻到其中的血腥气。

东陵月也知道自己是反常了，他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一直知道自己不正常，无论表面上做得如何乖巧温顺，内里始终是连他自己都感到恐怖的阴鸷和病态。他努力在义父面前表现得良善温顺，虽然并非本性，但无论初衷如何，他早已经习惯的这种表现，似乎融进了血骨，也成了自己真实的一部分。从不需要切换，只要面对义父，他便是那个最听话懂事的月儿。他表现不出其他样子。

然而此时，那头被禁锢在身体里的怪物已经挣脱了桎梏，它张牙舞爪的暴露了身形，毫无顾忌的展露最丑恶和血腥的内里。他知道自己控制不了这怪物了，但他也不想控制了，当听到云潋亲口说出要找男人解毒的时候，那根禁锢着怪物的铁链便轰然断裂了。

躺在榻上的这个男人，比他大不过一载的他的义父，这个连自己都舍不得碰舍不得摸的人，若是被其他人侵犯……他可以肯定的是，哪怕义父会在事后杀了他，他也会当场将那人连皮带骨撕成碎肉。

“为什么……”

沉寂的房间里，东陵月听到一个没有起伏的声音冷冷响起，像冰凌划过寒潭，看不见的暗涌在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下流动着致命的杀机。他感觉到一瞬的混沌，下一刻才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义父你宁可找来素不相识的男子，也不肯接受我吗……”美丽的脸孔上仍旧没有表情，但那双隐现血光的眼眸里却隐隐流露出难掩的哀伤，和疯狂。

云潋张了张口，到底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立在一旁的黄好早在回过神来的时候便心悸惶恐，汗湿重衣。

他也是知道东陵月真面目的，那个他从小照顾到大的孩子，在被自己发现那个禁忌的隐秘之后，便再也不屑在自己面前表现得乖顺，虽然黄好一直知道他对自己还是尊重的，但突然的转变仍是让他无法习惯。而现下，这个他从未见过的东陵月，令他这个早便知晓其底细的人也惊悸不已——这个东陵月太可怕了，那种仿佛从骨头里透出来的疯狂和执念，几乎让他感到窒息。

他知道那执念是什麽，正是因为知道，所以才惊恐万分，他并不担心东陵月对自己做什么，但他却无比害怕东陵月会做出什么伤害云潋的事。那种病态的疯狂他从所未见，但也隐约知道那一旦爆发，后果便不肯设想。这么想着，黄好已经下意识的站到了床榻和东陵月之间，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云潋身前：“小主子，主子并未传唤，你这般闯了进来，实在太过无礼了。”

东陵月像是根本没注意到房里还有另一个人，他的视线始终落在榻上之人的身上，那目光灼热得让云潋觉得自己要被烧起来。

他无法体会东陵月此时的心情，却清楚他之所以这般反常的原因，然而，东陵月心底的执念他始终无法理解，不能接受。自己身中这龌龊阴诡道奇毒，为了保全性命和武功，他并不认为肉体的折磨是什麽不能承受的代价，虽然会感到恶心，但却无损于尊严，因为那只是解毒的手段，是他要使用别人，而非别人折辱于他，笑话，这天下间又有谁有那能耐折辱于他？

所以他可以找任何合适的对象为自己解毒，事成之后他可赏可遣可罚可杀，单凭他当时心情。可是东陵月不一样，那是他冷硬的心里仅存不多的一份挂念和不舍，尤其是其他任何人可以比的？他可以使用任何可使用之人，但是东陵月不行，他是他最疼宠的义子，他要他的人生没有一丝污点，哪怕这污点是自己给予的。

压下体内愈演愈烈的难受，云潋尽量心平气和的开口道：“月儿……你出去……没有我的允许，不要进来……”说完也不等对方反应，直接对黄好吩咐道：“我之前跟你说的……赶紧去办，不得耽搁……要快！”不然便来不及的，他已经觉得越来越晕眩，连视线也已经开始模糊了。

黄好不敢耽搁，当即转身便要朝门口走，谁料才跨出一步，便被一只修长的手臂拦住了去路。

“黄伯，你不必去了，义父这里我会照顾，你只管在外守着便是了。”毫无情绪的声音凉凉的响起，东陵月始终没有看黄好一眼，他的视线从始至终都没有移动过分毫。

黄好猛地转头看向东陵月，严重时无法掩饰的惊愕，纵使他知道东陵月的本性，也从未想过他竟然敢说出这等出格放肆的言语，竟然敢存着这等胆大包天的念想。

连已经神志模糊的云潋都为着那句话惊得睁大了眼睛，他已经浑身无力说不出话了，便只能死死的盯着那个胆敢对他无礼至此的人。

“记得，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否则，”东陵月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两人的惊愕，依旧面无表情的说道，“来一个，我便杀一个。”

冰冷的语气毫无起伏，甚至没有明显的停顿，但是听在黄好耳中，却是犹如极地冰川的寒冷，他毫不怀疑，倘若有人在之后真的进入这房间，无论何等身份、地位，都觉悟在出来的可能。

此时黄好只觉得浑身如置于冰河之中，出了满身的汗此时冷冰冰的贴在身上，让他忍不住浑身战栗。但不知为何，这一刻，他竟然出奇的平静下来，就像心中的迷雾突然破开，心中大石突然落地，他一时间竟觉得说不出的释然，仿佛曾一直困扰自己的疑虑突然得以化解。

他缓缓的转身面向东陵月，然后异常郑重的开口道：“小主子，老奴今日会照小主子的意思行事，但在老奴踏出这房间之前，有一句话必须提前跟小主子说。”

东陵月没有出声，但黄好知道那是再让他说下去。于是他继续道：“主子身中奇毒，非交合而不能得解，然主子的身子何等尊贵，试问这世间男女有谁有资格触碰，便是当今世上身份最高的那人，在老奴看来，也是没有资格。”

东陵月微微蹙眉，显然觉得黄好是在说废话浪费时间。却听他继续道：“然而唯有一人，老奴觉得是可与主子肌肤相亲的，那人，便是小主子你！”

东陵月身子一颤，终于转头看向黄好，眼中暗潮涌动，看不出情绪。

“在老奴看来，若非要行结合之事，小主子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黄好目光灼灼的看向东陵月，道：“你是主子唯一放在心上的人。”

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黄好清楚的看到东陵月眼中光华一闪而过，那一刻，他心中既是释然，又是心酸。不敢再耽搁，他接着说下去：“老奴陪伴主子三十七年，从未违逆过主子的任何决定，因为即使再不赞同，老奴始终知道主子的决定必有他的道理。然而这一次，老奴怕是要第一次违背主子的意愿了。待此事过后，主子要如何严惩老奴，老奴都甘之如饴，但是，小主子，今日你如此冒犯主子，将来若是主子对你……”他顿了顿，万分郑重中带着恳切道：“老奴只盼小主子记得，将来无论主子对你做什么，你，切莫为今日之举后悔。”

东陵月目光闪了闪，片刻之后，嘴角竟稍稍上挑，露出了进门之后的第一丝表情，竟是一个混杂了辛酸、无奈、欣喜和释然的笑容：“今日之举虽属情势所逼，迫不得已，然而，却很可能是东陵月今生今世唯一一次得偿所愿的机会，我，何悔之有！”

黄好不再说话，只深深的对着东陵月俯身一礼，随即不再停留片刻，转身朝门外走去。关上房门之前，东陵月听到老人轻如叹息般的声音：“小主子，请善待主子。”

黄好从房里退了出来，严密地关上房门，转身便令周围暗卫提高警惕，任何风吹草动都不得放过，其余所有仆从一律退至内院之外待命，没有命令，任何人不得踏入内院一步。随后自己往廊下一站，七王府管家的凛凛气势叫人不敢迫视。

暗卫首领跃到他身边，低声劝道：“这夜里风冷，黄管家年纪大了，不如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等守卫，必以命保护主子安全无虞。”

“呵，”黄好浅笑一声，道：“我自幼入王府，十七岁便跟着刚出生的主子，在成为这王府的管家之前，我的身份一直是主子的贴身随侍，这为主子站廊守夜的功夫有谁能比得过我？如今不过年岁日长，却还远未到老弱体衰的地步，不过为主子守上一夜，何难之有？”

## 迷乱

云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被密实的充盈，被完全的填满，被凶狠的占据，那被外物侵占的不适和疼痛中，竟带着浓烈得让他在这种状态下都能清晰感受到的珍惜和爱重。不知不觉间，云潋竟有一种自己正在逐渐沉沦下陷的感觉，连身体的疼痛都慢慢变成了另一种奇异的感受，并不舒服，却异常的充实，满满的胀满了他的整颗心。他不自觉地颤抖，不因为痛楚，不因为羞耻，而是一种身体在完全的本能的驱使下，不加任何控制的放纵。

东陵月低下头，深深的注视着身下微微颤抖的男人，看着那张平日里冷峻淡漠近乎禁欲的脸上，此刻难以抑制的浮上一层艳丽的红晕，两片唇色浅淡的薄唇微微张着，随着身体的摆动急促而隐忍的喘息，一小段同样淡色的舌若隐若现。东陵月只觉得本就灼热的胸口像是猛然间又升腾起一把激烫的烈火，让他几乎忍受不住嘶吼出声，那股滚烫激流向下，本就硬烫的欲望几乎肿胀得生疼。

是了，就是这个从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人的面前都冷漠强势的男人，那张几乎千万年也如同寒潭般没有一丝波动的脸上，此时此刻却因为自己而流露出这样难以忍耐却有极力克制隐忍的情潮，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此时的模样简直诱惑得足以让人发狂，让人想要不顾一切的将他吞吃入腹，揉碎进自己的身体骨血之中。

东陵月深深的看着云潋，古井幽潭般深邃浓黑的眼睛里仿佛燃烧着疯狂的火焰，然而他的表情却冷静得吓人，那张俊美无伦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表情，唯有滚烫的汗水不停的滴落在身下剧烈起伏的胸膛上。

云潋紧紧的蹙着双眉，那双冷锐凌厉的眼睛亦紧紧的闭着，微微上挑的眼尾处泛起薄薄的一层桃花色的红晕，浓密纤长的睫毛上沾着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随着身体的晃动而微微颤动，一张冷俊的脸微微偏向一侧，显得痛苦而隐忍，从来冷硬强势的人显露出这种几乎难以想象的脆弱时，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瞬，也会显出一种奇异的诱惑。

东陵月几乎克制不住撕碎这具身体的欲望，他伸手抚上那张浸满汗水的侧脸，掌心的温度灼热得几乎要烫伤他触碰的人，云潋轻轻一颤，眉头似乎蹙得更紧了几分。

“……睁开眼睛，看着我！”东陵月强硬的开口，手上力道温柔却不容抗拒的掰过云潋的脸，让他正对着自己。

云潋紧抿上双唇，又紧了紧眉头，片刻之后却还是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东陵月看清了那双让他爱得难以自已的眼睛，那双从来都如同冷雪冰魄般冷漠深邃的眼眸，此刻竟有些微微的失焦，略显涣散的瞳眸上似乎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配着眼尾桃花瓣似的浅粉红晕，竟显得迷离朦胧得失真，仿若幻境。

东陵月几乎瞬间失去理智，他一把扣住云潋的手，将它带到两人紧密交合的所在，他要让他更清楚的感受自己，感受自己在怎样的进入他，占有他。

云潋毫无防备的被拉着手覆上去，触及的瞬间仿佛被那灼烧似的热度烫到般想要抽离，却立即被东陵月执拗的紧紧扣住手腕又压回去。触手的湿热滑腻和仿佛燃烧着的滚烫让云潋感到几乎整个心胸都要炸开，他近乎涣散的神智分不清此刻究竟是痛苦更多还是那隐约夹杂着莫名欢愉的复杂情绪更多，昏沉间，他无法思考更多，亦不想深究更多，既然已经决定这一次的放纵，那便彻彻底底的放下一切吧，无论是痛苦还是别的什么，都纵情的体味这一次……

就在云潋半是被迫半是主动的抚上那在自己的体内剧烈进出的粗热的瞬间，东陵月几乎是感受到令他发狂的强烈刺激，一声低哑的低吼溢出喉咙，腰肢已经不受控制的发了疯似的抽动起来。

那狂风暴雨般的力道带着仿佛想要将身下之人撕碎吞噬般的疯狂频率，顶撞得云潋几乎崩溃，他再难忍受一般痛苦的扬起脖颈，张开嘴大口的喘息，双手不受控制的紧紧揪扯着床单，用力得指节都泛白。

“……不要忍着……曦月，叫出来，我想听……叫出来，曦月……”东陵月紧紧的扣着云潋紧实有力的腰肢，俯下身子，凑到云潋耳边，呢喃般一遍又一遍引诱着，沙哑低沉的性感嗓音伴着灼热的气息，一波波的袭上云潋的耳畔，紧接着滚烫而湿润的触感似小心翼翼的点缀在他的耳际、颈侧，引得他浑身不受控制的酥麻战栗。

云潋只觉得自己仿佛在大海中沉浮，海浪汹涌着带着仿佛要吞噬一切的力量，却又奇异的显出让人的心都要化成水的温柔小心，不留一丝缝隙的紧紧包裹着他，窒息般的包裹着他，耳边仿佛除了那呢喃般的低语，什么都不再听到……

低哑的呻吟无意识的从喉间溢出，伴着急促的喘息，依然抑制着，带着本能似的隐忍，却如同响雷般炸在东陵月的耳边，那瞬间的刺激几乎让他立即缴械，难耐的低吼从喉咙里溢出，身体的动作更加激狂。他伸出手臂穿过云潋的身下，将他紧紧的拥进怀里，那力度像是要将整个人生生揉碎嵌入血骨。

“……你是我的了……”东陵月魔怔般喃喃，“……你终于是我的了，你是我的，只是我的……义父……义父……”

……

云潋不知道什么时候晕过去的，因为没经验，也因为第一次太过激狂，尽管已经极力克制着小心，东陵月到底还是伤到了云潋。

待一切平息之后，东陵月小心又依依不舍的抽身出来，一眼便看到被带出的血，激情时眼前云潋忍痛喘息的神情猛地撞进了他的脑海，情欲几乎是伴随着心痛自责瞬间再次翻搅起来，却被他迅速压抑了下去。云潋的身体显然已经受不得再来一次了，东陵月也知道自己这一整晚有多疯狂，那个渴求了不知道多少年月的人，那个他原以为此生都永远无法真正靠近的人，竟终于完完全全的属于了自己，彻彻底底的属于了自己，那种灵魂上得到的快感甚至是所有身体上的快感所无可比拟的。在此之前，这段感情于东陵月而言一直是绝望的，所以当他终于得偿所愿，他几乎发了疯发了狂，再冷心冷情的人也彻底理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那么一瞬险些真的杀了那个他视作生命一样的人。

此刻看到云潋身下的一片狼藉和斑驳血迹，东陵月几乎感觉到心脏上传来的阵阵裂痛，他再次俯身紧紧的抱住昏迷中的男人，一遍又一遍不停的缀吻着他的眉目、脸颊、嘴唇，仿佛耗尽一生只做着一件事仍是不能足够。

## 忐忑

房门再次从里面被推开的时候，天边已经快要破晓。东陵月从房里步出，修长的身体上只简单披了一件及踝单衣，整个人显出一种难言的性感和魅惑，此时那双盈盈眼眸中早已不见丝毫血光杀意，只显得异常潋滟妩媚。即使黄好也不由得红了脸颊。

他轻手轻脚的掩了房门，抬眼看向愣怔的黄好，黄好这才回过神来，急忙走上前去。待要询问主子是否安好，只见东陵月微微颔首，便知道一切妥当，他这是不愿出声，怕惊扰了房里的人。黄好于是便随着他步出了内院。

一到院外，黄好便名人去抬早就在烧着的热水，待要再吩咐平日里服侍云潋洗漱的婢女进屋伺候时，被一旁一直没有做声的东凌月阻止了：“她们都不必进屋，只命人抬了热水进去便可，义父那里有我伺候。”他的嗓音还有些沙哑，仅说了一句，侯在一旁的侍女便都听得红了脸。

“小主子，你也一夜未睡，先回去休息一会吧，这里有老奴照看着呢。”看着东陵月眼底的乌青，黄好有些心疼的说。

“不必，我要第一时间知道义父醒来以后的反应。”

他的声音仍很冷淡，但黄好还是从中听出了忐忑和不安，他微微叹了口气，将托盘里的瓷碗端到东陵月跟前：“这是今早新炖好的紫参汤，有补气益精之效，小主子昨夜必也损耗颇多，喝了多少能补一些。”

东陵月抬眼看了那汤一眼，没说什么端起瓷碗一饮而尽。

东陵月命人送来了温热的药浴，万分小心的为云潋清洗了身子，然后将他抱上床，细致的裹进干净的被子里，然后从外面环抱住他，也跟着睡了过去。

不过这一夜东陵月并没有能够睡多久，因为意识迷糊中的云潋不久便折腾起来，然后一直都没能踏实，他昏昏沉沉的发了低烧。

云潋的体质不容易发汗，东陵月几乎想遍了所有办法也没能让他的温度降下去，虽然烧得并不厉害，但哪怕只是低烧，一直持续着偏高的体温还是让昏迷中的云潋十分痛苦。他一直紧紧的皱着眉头，两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哪怕裹着厚厚的棉被，身体仍旧不可抑制的微微发抖。

东陵月几乎急疯了，他当然知道云潋为什么会发烧，心里的自责和愧疚几乎演变成浓烈的自我厌恶。他想尽办法喂云潋吃药，一遍遍用沁湿的手巾为他降温，几乎熬了整整一夜，在快将破晓的时候，云潋的体温终于看着降了下去。

一夜的劳心劳力和担惊受怕让东陵月十分疲惫，他靠坐在云潋的床边闭上眼睛休息，却没敢真的睡过去，身体异常疲劳，精神上却不见有多少睡意。

云潋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将近中午了，他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很长很疲惫的梦，梦到了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觉得一觉醒来仿佛刚从沙漠中跋涉了千里一般，四肢百骸都像是灌了铅水一样沉重，甚至连动一下手指都没有力气，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步酸痛难受，太阳穴更是一阵阵的抽疼，让他的眼睛缓了半天也没能完全对焦。

云潋艰难的抬起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这一动立即惊动了一旁的东陵月，当视线对上云潋仍有些涣散的眼眸，他几乎是下意识的扑过去搂住了床上的男人，激动得身体都在发抖。

“曦月，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对不起，对不起……”他在他耳边不停的喃喃自语，声音都发颤。

刚刚醒来的云潋正头疼欲裂，意识尚未完全回笼，耳边好像听到自己的义子在不停的说些什么，却根本没法真正听进去。浑身难受本让他有些烦躁，东陵月抱得太紧更让他觉得有点呼吸不畅，不免不耐的皱了皱眉，他微微挣了挣肩膀，示意东陵月从他身上起来，但随即他发现此时正紧紧抱着自己的人根本没有了平日里的敏锐和察言观色的自觉，似乎一点也没有要松开的意思。

“……放开我……”云潋终于还是无奈的开口，声音发出来让他自己都微微一怔，沙哑得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这一声沙哑显然也惊动了东陵月，他迅速的松开臂膀直起身来，却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定定的看着云潋，似乎在紧张的查看他是否有什么不妥。

云潋等了一会，刚动了动嘴唇想让东陵月那杯水来，原本石塑一样一动不动的人突然便动了，只见东陵月迅速起身从旁边的小几上到了一杯水，然后又迅速的转回床边。不待云潋直起身来，东陵月已经轻柔的拖着他的后脑，将杯口凑到了他的唇边。虽然感觉被当成重症伤患一样过分殷勤对待，云潋觉得有些不适，但想来这个义子虽然平日里寡言少语，但对自己却着实是没话说，于是也没有多想，就着东陵月的手小口地喝了几口。水入口还是温热的，云潋虽然仍是意识不清，但心中也难免差异，什么时候备好的茶水，一晚上也没有凉透么……

喝完水，云潋感觉身上舒服了些，便想起身，这时候东陵月正好转身去放茶杯，云潋撑着身子刚要坐起来，下身那难以启齿的地方突然便传来一阵裂痛，这毫无防备的疼痛让他下意识的闷哼了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却立即惊动了刚刚放下茶杯的东陵月，手一番险些将茶杯扫到地上。

“怎么了？曦月，是不是还疼？……”东陵月几步抢到床前，伸手便扶住了云潋的肩膀，微有些发颤的声音显得焦虑和自责。

云潋却没什么反应，东陵月说了什么他根本没听到，只是一动不动的保持着半支起身子的姿势，那姿势并不舒服，但他仿若未觉。东陵月一见他这个样子，心里一阵慌乱，正不知所措的时候，又看到云潋微微皱了皱眉，然后仿佛是混沌的大脑终于在思考了许久之后终于想明白，或者说终于回想起来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之后，他重又闭上了眼睛，不着痕迹的挣开了东陵月的手，然后慢慢的躺了回去。

“……曦月……”看着云潋此时的样子，似乎面上已经有些发白，东陵月怔怔的低声唤了他一声。

云潋没有开口，只微微抬了抬靠床边的那只手，东陵月看明白了，这是让他不必说话。云潋仍然紧紧皱着眉头，然后抬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眼睛一直闭著，不知道是因为头疼的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云潋紧抿着唇，冷锐清俊的面容又显得不近人情的冰冷，此时的他已经想起来之前的所有事情，虽然太阳穴仍是突突的疼，但意识已经完全清醒。他不想说话也不想动，只觉得此刻的心情说不出的复杂纷乱，这让他前所未有的烦躁不耐，却又同时感到深深的无力。这时候他才想起自从自己醒了之后，东陵月一直唤自己的表字，而非尊称他义父，这让他有些别扭，因为随即他便恍惚的想起了昨晚那一遍遍在耳边呢喃着的“曦月”，这让他的思绪瞬间变得更加纷乱，脸色也显得越发苍白起来。

东陵月一直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云潋，没有放过他脸上的一丝变化，到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云潋是刚刚才从意识不清中回过神来，想起了昨晚的一切，他一直忐忑的等待着，或者说其实是怀揣着几分期待的，他无比热切的希望知道这个名以上是自己的义父，但其是在他心里早已经变了味的人，在这个人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或许之前他一直只把自己当成义子，但是经过昨晚的事呢？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他究竟是怎样看昨晚发生的一切的呢？他是否也像自己一样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愉呢？……这一切的一切，东陵月都迫切的想要一个答复，但却是不能问出口的，所以他只能等，等着云潋的态度。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云潋脸色的一分分苍白，东陵月只觉得一颗心也跟着一分分的下沉，被冰冷一分分淹没，直至没顶……

“……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这是长久的沉默之后，云潋说出的第一句话，说得毫无起伏，也在瞬间彻底打碎了东陵月的全部期待。

“……是，义父……”这是他的回答。

他又唤回他“义父”，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然而，其实一切都已经改变……

## 执念

“义父，给过我的东西，不要再收回去。”东陵月安静的看着云潋，声音平静得没有起伏，脸上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那双墨蓝色的眼睛却深得看不到底。

云潋也淡淡的回望着东陵月，素来冷漠的脸仿佛千万年吹不起一丝波澜的寒潭静水，半晌，那冷漠寡情的唇角慢慢扬起一抹淡淡的笑意，冰冷而嘲讽，东陵月只觉得心狠狠一沉，仿佛被一只冰冷潮湿的大手紧紧扼住了心脏。

“月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云潋淡淡的开口，声音里甚至还带着笑意，只那双比冰雪还冷硬无情的眼睛里连嘲讽都吝于表露，“是上次的事么？”他问，其实并不为了回答，“那次是何因由你很清楚啊，再提起来莫不是故意要让义父添堵，嗯？”

东陵月紧紧的攥着拳，面上却仍是一派平静淡然，只听他平稳的开口道：“义父您误会了，那次虽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月儿终归是冒犯了义父，纵使义父您不做计较，月儿心里也终是难安，如何还敢再在义父面前提起，非分肖想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更是决计不敢有之。”他说得坦然平静，语气表情毫无波澜，然而一双深邃的眼睛却毫无遮掩的直直注视着云潋，似乎带着冰冷的笑意，“只月儿从小幸得义父照抚养育，也深知义父待月儿是真心疼爱，心中自觉与义父亲密胜过旁人，如今月儿长大成人，难免有些患得患失，唯恐义父待月儿之心不再若儿时那般没有顾忌。”

没有顾忌？云潋心中冷笑，他如何听不出东陵月这话中之意，何来的顾忌？不就是暗指那次云雨之后心存芥蒂么？可他云潋是什么人，有的是什么样的心智，便是再有十次那样的事又能如何，虽然震惊于这个自己从小疼宠的义子竟然不知从何时起竟对自己起了那样的心思，那一次的感受也确实让他从心中生出些许异样的滋味，但是说到底不过是因时之需，既是要行那事，亲密如东陵月自然是首选。至于什么伦理纲常，在云潋心中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他向来恣意东西，随心所欲，世俗礼教从未入过他的眼。之所以要断了东陵月的念想，不过是因为云潋自己不想有这样的念想和羁绊，感情上他选择的是父子之情，而绝非男女之爱。

## 心迹

“喜欢我？”东陵月的嘴角慢慢的勾起一抹弧度，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显得莫名的诡异和森冷，但当这抹弧度最终定格成笑意，却又显出妖异的美感，在优美的唇线上显得异常蛊惑。

东陵月慢慢的靠近贺澜海，俊美的脸孔一寸寸在他眼前放大，却让贺澜海没来由的自心底升腾起一丝莫名的恐惧，但他立即将这种感觉从恐惧的范畴划了出去，还没来得及调整好过快的心速，便听到已经凑到自己耳边的人慢悠悠的低声说道：“你凭什么喜欢我啊，嗯？”低沉的声音没有了平素里的孤冷疏离，却带上了一种诱惑到危险的性感，像毒蛇的舌信，滑腻而冰冷。

贺澜海不受控制的浑身一颤，方才的那种被他忽略掉的恐惧这时候异常清晰的再次袭来，并且无论如何也再压制不下去，但他仍尽量冷静而不动声色的微微侧开身子，从东陵月欺过来的身体范围中脱出身来。东陵月也没有进一步上前，他似乎极短暂的笑了一下，然后直起身自，微微歪着脑袋，打量着贺澜海。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敢说你喜欢我？”看着贺澜海表现出来的紧张，东陵月嘴角的笑意又深了几分，那张俊美无匹的脸显得慵懒而漫不经心，竟是贺澜海从未见过的样子，与他印象当中那个清冷孤傲的青年形象反差巨大，没等他回过神来，就听东陵月继续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管你喜不喜欢我呢，除了那个人，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的喜欢亦或是憎恶，又关我什么事呢？我只在乎他一人的想法，其他人，有什么所谓呢？”

“……你，之前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贺澜海眯了眯眼睛，眼神变得危险，却似乎还隐约透出些兴奋。

“装？”东陵月仿佛听到什么极可笑的话，咧开一个大大的笑容，俊美却显得有些神经质，“我用得着对谁装，谁有资格让我装？哦——”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他拖长了尾音，然后笑得更欢了，“你是说那个，呵呵，你以为我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而装成那样？哈，也难怪了，你那么想不奇怪，见过我这个样子的人估计都会这么想吧……”

“不是装的？”贺澜海玩味的笑笑，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东陵月。

“嗯……”东陵月似乎很认真的思考了一下，然后表情竟然也变得认真起来，“我为了什么要装呢？呵，那当然不是装，我只不过是为了压抑自己的欲望罢了，因为我害怕呀，怕我要是不那样拼命压抑着，会对他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来，嗯，有些事情还真是急不来的……”最后一句话像是对自己说的，带着些病态的偏执和狂热。

甚至连贺澜海看到此时东陵月脸上的表情都觉得有些发怵，但却更让他感到兴奋，还有，近乎疯狂的嫉妒，但他脸上的表情依旧是恰到好处的温文尔雅：“他？你一直在说他，那个人到底是谁，能让你都这样念念不忘？”

“这和你有关系么？”东陵月只冷冷的瞥了贺澜海一眼，嘴角带着不屑的笑意。

“呵，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好奇而已，”贺澜海脸上带着无所谓的笑容，语气却充满了挑衅，只听他继续说道：“你口中心心念念的人，你对他既然有那么大的欲望，却又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看来是至今还没尝过那人的滋味吧？呵呵，真是可惜呢……”

“呵，呵呵……”没等贺澜海说完，东陵月便兀自低低的笑了起来，似乎根本没怎么注意去听对方说了些什么，只是因为某些话似乎勾起了他异常愉悦的回忆。

“你笑什么？”贺澜海突然就被激怒了，虽然他其实并不知道东陵月为什么笑，但是那低笑的样子，那种满眼柔和的情愫和完全不加掩饰的情欲，几乎将他的嫉妒推倒了顶峰。

“你怎么知道我没尝过？”东陵月抬眼不经意似的看了贺澜海一眼，然后几乎下一刻就陷入了某种令他迷恋的回忆，“那种滋味……”他下意识的舔了舔嘴角，淡色的舌头在嘴唇上留下湿润的痕迹，显得异常情色，似乎在回味着曾经品尝过的世间珍饕，着迷一般的喃喃道：“……人间极品，光是想一想，我都快忍不住要一泄入注了……”

“你！……”看着东陵月迷离的眼神和陶醉的表情，贺澜海几乎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何曾见过这样的东陵月，又何曾听过从他口中说出这样赤裸裸的欲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让东陵月这样的人迷恋到如此地步？他恨不能立刻杀了他，杀了那个他甚至不知道是谁的人！

“你在想什么？”一个冷冽的声音突然打断了贺澜海的思绪，像一盆冰水当头泼下，森冷的声音让他从骨髓里生出寒意，就看到东陵月正冷冷的看着自己，方才的迷离荡然无存，似乎完全不曾出现过，一切都只是贺澜海的幻觉。

“不要有多余的念头，”看出了贺澜海的心思，东陵月深渊一样的眼睛里已经隐隐透出杀意，“你若是感动他一干寒毛，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东陵月的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毒的刀片，一寸寸的划开贺澜海的神经，让他从心底的最深处感受到刺骨的阴冷，这种恐惧甚至比直观的死亡更叫人恐惧，当被那双隐隐闪动着血光的墨蓝色眼睛盯住的时候，就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一条毒蛇盯上的猎物，无处可逃，无所遁形，只能眼睁睁的往下陷。

然而，贺澜海是什么人，如果单单只是恐惧就能让他束手，那么他从一开始见识到东陵月的本性后就不会再继续招惹他，他喜欢的就是东陵月这种看似永远也弄不上手的猎物。从一开始贺澜海所认为的，也是东陵月表现出来的孤冷狠辣，犹如一柄能够割裂一切的冰刃，没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心，甚至没有人能够走进他的视线，这样的人，这样的一把利刃，当最后被握在手上的时候，或许会被割伤，但一定能够让拥有他的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征服的快感。而现在，贺澜海震惊的发现，那把自己原本意想中的利刃，原来竟是一条剧毒而疯狂的蛇，它有着最美丽眩目的鳞片，最锋利尖锐的毒牙，还有最恐怖致命的毒液，但最叫人为之疯狂而欲罢不能的是，这是一条看似蛰伏确实际上比任何人都要癫狂病态的蛇，甚至于它的蛰伏都是出于某种疯狂的执念，它似乎在守护着某种始终无法得到东西，那东西让它痴狂也让它痛苦，他因而变得凶残嗜血，表面上却更加冷硬蛰伏。

并不是没有人能够入他的眼进他的心啊，而是他的眼他的心都已经被一个人占满，再容不下任何一丝一毫的其他，贺澜海嫉妒得几欲发狂，但伴随着嫉妒的却是更加令他兴奋的征服欲和占有欲，这样的一条毒蛇，他要成为它的主人，让它永远只能盘踞在自己脚下！

“人间极品么……”贺澜海似乎也在回味似的舔了一下嘴唇，带着毫不掩饰的挑衅，深深地看向东陵月颜色越发深浓的眼睛，嘴角挑出一个玩味的笑容，继续道：“说得我也想品尝品尝了……呃！……”

贺澜海瞪着几乎被挤出眼眶的暴突的眼睛，盯着正一手狠狠扼住自己颈脖的东陵月，那双几乎变成浓墨色的眼睛里竟然仿佛充斥着骇人的血色，然而那张唇线优美的嘴角却带着笑意，扭曲狰狞到妖异，只听他一字一顿的开口，声音却轻柔得近乎呢喃：“你么？我都舍不得呢，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

## 后悔

（云潋让东陵月忘了那天的事，东陵月怒极离家）

“别他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东陵月皱着眉头，冰霜一样的眼睛里满是嫌恶。

他烦躁的喝下半杯酒，冷冷的斜睨着贺澜海，道：“我是无所谓你对我的那些龌龊心思，但你最好别在我面前表现出来，”那声音冷得像是沁着冰渣，带着半点也不加掩饰的厌恶：“真叫人恶心。”

出乎意料的，贺澜海仿佛完全不在意东陵月话语和态度中明显的敌意和反感，反倒显出些玩味来，他轻轻勾了勾嘴角，姿态惬意的靠在身后的椅背上，还拿起桌上的空酒杯自顾自的给自己倒了杯酒，浅酌了一口，道：“恶心么？呵，这我就好奇了，你说你的那位世间绝品若是被你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会不会也觉得恶心呢？”

不出所料的，贺澜海见到面前的男人几乎是瞬间变了脸色，甚至比他预先设想过的反应还要强烈，

他也知道这种喜欢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畴，甚至是病态的，但他却控制不住，难以割舍。

## 动心

“……走开！”东陵月艰难的摆摆手，沙哑的声音带着厌恶的抗拒和难以抑制的痛苦，他不知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身上便有些颤抖，连声音都带了些微的哭腔：“……我要的人不是你……”颤抖的声音已经低哑得几乎听不真切，只是还在固执的似乎重复着什么。

“轰！”的一声巨响毫无征兆的炸裂了静谧的夜，已经被撞得彻底变形扭曲的铁门只有一半还摇摇欲坠的挂在门框上，洞开的大门外正站着一个挺拔修长的男人，由于光线昏暗，无法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但那一身冷冽得几乎搅碎空气的压迫感却像是瞬间抽离了整个房间空气一般，让人窒息到崩溃。

除了床上神智不清的东陵月，室内的所有人都惊惧的制住了呼吸，虽然那人什么也没做，甚至没发出一点声音，但是所有人都感觉到一种冷彻骨髓的恐惧，那种无形的恐惧随着血管和脉络迅速的扩散至全身的每一寸神经，犹如扼住咽喉的无形大手，令人窒息。

那人似乎连一眼也没有扫向周围的人，从始至终只牢牢的盯着床上半昏迷的东陵月，身上的寒意也愈发浓烈。只见他沉默着大步走到床边，所经之处的空气都似被凝成冰，然而他随即的动作却是极温柔的，那与他的冷峻气质全然不同的温柔似乎还带着呼之欲出的怜惜，他慢慢的伸出手，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指带着夜的凉气轻柔的抚上俊美却苍白的侧脸，动作里透着说不出的心疼和无奈，将他被汗水浸湿的额发捋到一边。

东陵月难受的动了动，头疼欲裂的几乎完全丧失了神志。床边的男人依旧沉默着，然后极温柔的伸手穿过东陵月身下，将人打横抱了起来，动作小心得如同正抱着稀世的珍宝。

东陵月一开始似乎极为抗拒，他本能的近乎痉挛的挣扎了两下，但是突然像是怔住一般停止了挣动，他似乎感觉到了某种熟悉到刻骨的气息，感觉到那种深深沁入骨髓的令人心安的气息密密的包裹着自己。东陵月的身体从痛苦的颤抖变成了似激动又似不敢置信的轻轻颤栗，他就像一个年幼无助的婴孩，将身体紧紧的蜷缩在在那具坚实的怀抱之中，伸出手，带着恐惧般紧紧的抓着对方胸前的衣襟，仿佛一松手就会失去全部的依靠和眷恋。

始终沉默着的男人似乎皱了皱眉，却是将手臂更紧的拥了拥怀里的人，他不太能形容词是自己现在的心情，也从来没有想象过那个素来清冷孤高得近乎冷情的孩子竟会表现出此刻这样的脆弱和无助，就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孩童的时候……云潋本以为这已经是最让他的心感到震颤的事情了，却不想接下来听到的呓语才是真正敲击在他心上的沉重，让那里出现了裂痕。

“……义父……”

似乎听到怀里的人在低声唤着自己，云潋低下头，声音依旧是平素的冷漠，但语气竟是难得的轻柔温和：“怎么了，月儿？义父在这儿呢。”

“……义父……”早就神志涣散的人自然没有听到云潋的话，只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的梦魇当中，到最后声音都带上了低低的哭腔：“……别……别不要我……”

云潋当场就僵住了，心仿佛被狠狠的揪了一把，说不出的酸楚胀痛，怀里的人将脸埋在他的胸口，他渐渐地赶到了温热的湿润正慢慢在自己的前襟上扩散，他流泪了……

那人的脸上还是一如既往的没什么表情，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然而那眼神却是前所未有的专注和温柔，东陵月几乎险些以为自己还身在梦境之中。那是双他爱到骨子里的冰魄一样的眼睛，那双眼睛正一瞬不瞬的看着自己，那里面有某种很复杂的东西，他看不懂，却隐隐地觉得心惊，说不出为何心惊，似乎有某种自己一直期待着又不敢期待的东西正欲破土而出。

“现在感觉怎么样？”冷清的声音带着东陵月熟悉的淡漠，却似乎还是掩藏不住其中多出的些许令人感到陌生的东西，这让东陵月不适应的愣了半秒，但随即恢复了他似乎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淡定和清冷，声音仍显沙哑的回答道：“好多了，劳义父挂心。”

“义父……”东陵月凑到云潋耳边，灼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侧，引得他不自在的皱了皱眉，却并没有拒绝，就听到那低沉沙哑的声音带着浓烈的情欲和深沉的眷恋，近乎呢喃温存的飘进耳中，带着说不出的蛊惑和引诱：“……我想要，义父，给我……”

云潋当然知道东陵月要的是什么，他微微皱了皱眉头，用手肘顶着东陵月压在自己身上的胸膛，将两人撑开一段距离，然后沉默着看向对方的眼睛，冰魄一样的眼睛深得让人看不清神情。东陵月也静静的回视云潋的眼睛，他并不着急，只是安静的等，虽然身上已经像烧着了一样难以忍受，内心却出奇的平静，似乎隐隐知道对方会给他一个怎样的答复，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只需要静静的等。

许久之后，东陵月感觉到顶在自己胸口的力道渐渐放松下去，然后看着云潋慢慢的合上了眼睛，他这是默认了！东陵月的眼睛登时一亮，嘴角不受控制的扬起一个大大的弧度，他迅速的伏下身子，紧紧地搂住了身下的男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此刻的心情到底是怎样的，因为脑子里根本一片空白，只一直不停的不停的重复的一个念头：他接受了，他接受我了，他接受我了……

## 沦陷

东陵月呆呆的看着云潋的下身，那处安静的蛰伏在草丛中的物件，大小傲人，形状色泽丰实美好，然而在经过那样的刺激之后，仍旧萎顿的蛰伏着。手掌下的身体分明已经温度灼热，那物的前端也早就溢出清淡的液体，东陵月无比确定，此时的云潋是肯定已然动了情，可是……

发觉东陵月的动作停了下来，云潋睁开眼睛看向身上的人，眼中带着些微不易察觉的不耐，刚想开口询问，就听东陵月冷着嗓子低低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云潋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东陵月问的是什么，本来已经有些晕红的脸色逐渐冷了下来，连身上的热度也降低，只听他冷冷的开口道：“少废话，要做就赶紧做，不然便即刻从我身上下去。”

东陵月只是看着云潋的那处，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他说的话，眼中有什么情绪复杂得连云潋都看不真切，还没等他开口，就感觉灼热的手掌轻柔而小心翼翼的抚上了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不同于之前的挑逗和揉弄，这种异样的温柔和小心带着一种近乎心疼似的谨慎，让云潋的心似乎微微的震颤了一下。

东陵月温柔的用整个掌心慢慢的包裹住云潋的脆弱，略带薄茧的手指轻柔的抚摸着手中之物，就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却易碎的珍宝，冰冷的眼睛里神情却是极温柔专注。

被像这样看着摸着，纵使是随性惯了的云潋也不免觉得无措，浑身上下每一处都不知该如何安置，他急于从东陵月手中挣脱出来，却又一时不知该如何挪动身体，正要开口令他住手，却突然睁大了眼睛……

只见东陵月突然俯下身子，埋首于云潋胯间，几乎没有丝毫犹豫的一低头，将那依旧绵软的所在含入了口中！

“……你做什么！？……嗯！……”尚未完全反应过来的云潋迫不得已的深吸了一口气，他不敢置信的盯着东陵月的头顶，如冰绸一般的长发披散在他腰腹之间，随着东陵月头部的摆动而丝丝缕缕的扫在他的肌肤上，而从那处传来的奇异陌生的快感让他几乎停止了思维，他只能被迫后仰了头，大口的喘息。

东陵月微微仰头，抬眼正看到云潋因后仰而露出的一段线条优美的脖颈，性感的喉结似乎因难耐而上下滑动着，晶亮的汗珠沿着匀实紧致的肌理缓慢的滑落，带出一条令人遐想的水痕。

东陵月猛地咽下一口唾沫，浑身的燥热几乎就要冲破他的极限，然而此刻他却想要忍耐，想要取悦那个人，近乎偏执的想要那个人因为自己而勃起。他温柔又激烈的用舌头舔弄着云潋的敏感，每一寸都不放过，感觉到怀里的人因情动而微微颤抖的身体，东陵月几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激动。

云潋此时也是浑身燥热难耐，他下意识的伸出手，修长的十指插入东陵月的发丝之间，将他的头按向自己，从身体到内心都像是无比渴求着更多更深的慰藉，怎样都不满足。

细碎低哑的呻吟难以抑制的从喉间溢出，像催情药一样刺激着东陵月的每一处神经，他更加卖力的舔弄吮吸，享受似的感觉这云潋一阵阵难以自己的战栗。

## 交心

“义父能否，不要急着处理贺澜海的事情？”东陵月低声问道，他虽然已经不再在云潋面前刻意压抑掩藏自己，但是长久以来的习惯还是让他在同云潋说话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带着些小心谨慎，其实他自己甚至是享受这份带着些许惴惴的小心情同心尖上的人说话相处的，这让他觉得这是自己与义父之间独有的一种相处模式，自己习惯，义父也习惯，而且旁人无法效仿。

云潋也确实是太习惯东陵月跟他说话的拐弯抹角了，自然听得出来那哪里是让他不要急着处理，根本就是让他不要处理，要说他心里一点也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且不说现在东陵月和他的关系，就算还只是之前义父子，自己亲手养了十几年的小崽子，云潋岂容得下他人手脚不干净？更何况如今自己迈出那一步去，和这个名义上的义子的关系早就已经变了味，虽然有时仍然觉得有些别扭，但人毕竟都已经是自己的人了，有旁的人竟然胆敢窥视他的人，云潋是什么人，自然不可能轻易了事。不过，东陵月向来不主动跟自己提什么要求，难得提出一个来，他也不好扫了他的兴，实在将来出了什么问题，他再善后也就是了。

东陵月看着云潋抬头看了自己一眼，然后又将视线移回到手里拿着的那本书上，面上的神情一如既往的淡淡的，就听他说道：“你不想我动他，留给你便是了。”

清冷的声音也没有任何起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东陵月这时候听来就是觉得心里舒服又熨帖，还没等自己回过味来，他就已经身体快于意识，大步走到了云潋身后，伸出手温柔的按在他的肩上，力道适中的揉压起来。

“义父可是昨晚累到了，我看你坐的姿势都不太惬意，不若我伺候你回房躺躺？”东陵月的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揶揄和暧昧，这要放在过去，别说没有得到云潋的同意他绝对不会自作主张的对他动手动脚，就是真的帮他按摩也是规规矩矩不敢有半点逾越，更不用说说话这样没遮没拦了。

云潋似乎没有搭理他的意思，但是东陵月已经看到他象牙色的脖颈处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于是他嘴角的弧度更深了好几分，手上也更加不规矩，一只手已经顺着云潋的衣领伸了进去，同时低头凑到他耳边，低低的说道：“义父怎么不理睬我呢，可是月儿昨晚还不够卖力？……曦月，我好想你……”

“不行。”云潋一把扣着了刚刚探进自己衣领里的爪子，声音没有一点起伏，似乎并没有收到东陵月的一丝干扰。

“为什么不行？”东陵月直起身自，手虽然没有进一步动作却也没有收回来，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了些委屈和不解。

云潋哪里会理会他这点小伎俩，只是淡淡的说道：“每次做完都去掉半条命，义父年纪不小了。”

听着云潋用他特有的冷峻淡漠的语气一本正经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东陵月险些没兜住笑出声来，但是到底忍不住浑身轻颤，突然俯身一把搂住了身前这个让他爱到了骨子里心尖上的男人，下巴搭在云潋宽厚的肩上，鼻尖细细的蹭着他的颈侧，温热的呼吸激得云潋的皮肤上起了一层薄薄的毛栗。

东陵月忍不住亲吻云潋的侧颈，嘴里含糊的说着：“……之前没控制住，我以后会克制的……”

“月儿，”云潋突然唤了一声，东陵月立刻听出了他声音里的认真，停下了亲吻的动作，但是并没有从云潋身上起来，反而下意识的搂紧了怀里的人，就听云潋继续说道：“我比你大了十几岁，如今早就已经不年轻了，而且我既没有风华绝代的佳人之姿，性格还古板生硬没有情趣，更何况我与你一样都同是男子。我知你从小敬我爱我，可是怎会……”云潋皱了皱眉，似乎一时片刻的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继续下去。

但是东陵月已经不需要他继续下去了，云潋心里想的什么他如何能不清楚，但是那个答案，不要说云潋，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无从考量，早在不知道多久之前，他就对这个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小义父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他也曾经试图抗拒过压抑过，可是结果只是让自己越陷越深，直到如今早就已经不能自拔，如果说事到如今还要将云潋从他的生命中移除出去，那么恐怕他也就不能活着了。

当然，这些心思他是不能让云潋知道的，因为那样只会徒增他的担忧，他不想给他丝毫的压力，于是他只是平静的开口道：“曦月，我不爱其他任何人，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只爱你一个，从来就只有你一个，不仅仅是像对父亲那样爱着，像对情人那样爱着，而是所有我能够给予的爱都只在你一个人身上，我的所有情感，不会再放在其他任何一个人身上了，因为它们都已经全部给了你，什么都不剩下了……”

云潋已经听不清东陵月之后都说了些什么了，他是震惊的，根本无法消化那些他从来想都没有想过的话，想来思路清晰的头脑此刻也不能运转了，他张了张口，却到底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东陵月感觉到云潋的僵硬，也突然从忘我的自我情绪中惊醒，不知道为什么就鬼使神差的将自己埋得最深的心思那么赤裸裸的说了出来，他感到紧张，他害怕自己的小义父在听到他的坦诚之后会厌弃甚至恐惧于他的执念，因为连他自己也知道那是怎样一种不正常的令人恐惧的执念，但若是他能够控制哪怕一丝半毫，他又怎会纵容这样可怕的执念蔓延扩展至今呢？但同时，东陵月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因为或许他潜意识里一只是希望能有朝一日有机会让云潋真正了解他的内心的，有谁不希望自己爱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自己呢，更何况那还是让他爱得连自己都觉得害怕的人。

或许正因为最隐秘的心思都已经说出来了，东陵月似乎也没有了什么顾忌，他仍然紧紧的抱着云潋肩膀，将脸埋在他的颈窝里，深深的呼吸他身上的味道，那是令他无比心安和依恋的气息，然后在他耳边闷闷的轻声说道：“……曦月，你不用害怕，我只是说了我一直想说的话，并不是想给你任何压力，你要是还愿意接受我，我会用自己的生命来爱你保护你，你要是觉得抗拒，我仍会一如既往的爱你护你，但只要你要求，我会远离你，绝不会令你为难……”

“胡说什么！”听出了东陵月声音里的伤心和恐惧，云潋下意识的出声打断了他，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到那句“会远离你”的时候，心头瞬间便涌起一股莫名却强烈的不安和心痛，原来自己也是害怕离别的，比自己想象的要害怕得多，他不由得又想起东陵月失踪的那几天，自己是怎样挠心挠肺的难受急躁，还有，浓烈的思念。

云潋闭上眼睛，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如果到如今他还看不清自己的心，那他也就真的白活了三十多年，他微微的转过身子，却发现东陵月执拗的搂着他禁锢着他让他移动困难，甚至在察觉他动了之后反倒更用力的搂紧了他，仿佛害怕他会突然消失。云潋有那么一瞬有些失笑，明明刚刚才说完什么会远离，还说的那么信誓旦旦又决绝，好像只要自己说一声他就会毫不犹豫的离开，真到现在自己只不过想转个身，他就这么紧张恨不能将自己勒死也不放走，真是，傻气得紧……

云潋伸出一只手轻轻的搭在东陵月的手背上，感觉到他一瞬的僵硬，似乎以为自己要强行挣脱，但是发现只是覆上了一只手而并没有要掰开他的手之后，东陵月一直僵硬着的肩膀似乎微微放松了些。

云潋不由苦笑，因为不用强就没法转身，他只得有些困难的转过头，温柔的在东陵月光洁的额头上轻轻的落下一吻，然后就看到东陵月一愣之后像是被电到一样猛地抬起头来，直直的看向云潋的眼睛，仿佛像是要看进他的灵魂里。

就见云潋正以一个并不怎么舒服的姿势扭着头，微笑着看着他，那是在那张常年冷漠的脸上难得一见的表情，或许因为太少做这样的表情，那个微笑看起来甚至是有些僵硬的，但是在东陵月的眼中，那确是个比这世间任何一种表情都更加美丽而撼人心魄的微笑，是他此生见过的最美的笑容。他像是魔怔了一样一动也不能动了，就那么深深的仿佛要溺毙在这微笑中一样。

见东陵月久久也没有一点反应，自己也实在是不常笑，云潋此时已经觉得面部肌肉有些僵硬，艰难保持了许久的笑容似乎又难以为继的危险了，他暗自在心里叹了口气，看来微笑这种表情真的还是不太适合自己，于是他轻咳了一声，顺势将已经笑僵的脸垮了下来，又恢复了一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开口说道：“月儿，松一松，别一直这么搂着，我都没法转身了。”

东陵月这时候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灵活敏锐的脑子也才又活动起来，细细一思索就已经品出了云潋的态度，顿时心下大定，只是尚自不能从方才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毕竟那一吓着实非同小可，几乎要惊出他的三魂七魄，更何况他前一秒还兀自沉浸在自己给自己编织的离别的痛苦之中，那样突如其来的甜蜜简直比天塌地陷都让他恍神。

直到现在东陵月都不敢相信刚才的一切是真实的而非自己的梦境，那从极度的痛苦悲伤转瞬变成极度的甜蜜狂喜，这样大的反差几乎绷断了他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云潋似乎也突然发现了这一点，顿时有些害怕这小子不会突然傻掉吧，于是他有些犹豫的伸出手想要摸上东陵月的侧脸，却见到刚才还石塑一样一动不动的人突然就动了。

东陵月一把扣住云潋伸向他侧脸的手，那动作甚至是粗暴凶猛的，然后在云潋反应过来之前，另一只手狠狠的扣住了他后颈，顺势将他压向自己。

云潋还没搞清楚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是怎么回事，就已经眼前一暗，一个滚烫的吻已经带着浪潮般的汹涌袭上了他的嘴唇，他甚至连一口气都还没来得及喘，就已经被掠夺了全部的呼吸，那条火热的舌头已经不容抗拒的顶进了他的口腔，狂风暴雨般席卷着他口中的每一寸土地，疯狂而执拗的纠缠着他的舌，不管它试图逃到哪里，对方的舌就是紧紧的裹缠追逐，让他避无可比，逃无可逃。云潋终于从被突然强吻的震惊中醒过神来，却几乎立即又陷入了被这样不要命似的疯狂亲吻的震惊之中，他瞪大了眼睛，却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似乎所有神志都统统迷失在那一个激狂到令人窒息的亲吻中，来不及或者可以说根本无法咽下的津液从两人交缠的嘴角溢出，顺着下颚一路延伸出一道情色靡丽的水线……

不知道被吻了多久，直到云潋觉得眼前阵阵发黑，身体发软，肺中的氧气消耗殆尽，真的就要被吻得闭过气去的时候，东陵月才终于松开了他。一瞬间空气重新充盈入肺部，云潋本能的大口喘息，而他对面的东陵月也同样剧烈的喘息着，两人的胸口都剧烈的激荡起伏，就如同两人此刻激荡的心绪。

待气息稍定，云潋抬手抹去嘴角的水渍，有些不适的皱了皱眉，但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又立即放松了眉头，然后下意识的看向东陵月，东陵月似乎并没有在意他刚才那一瞬的皱眉，他似乎仍然沉浸在某种云潋不清楚的狂热的喜悦中，连眼睛都发亮，那种光彩，是云潋从未从那双墨蓝色深邃的眼眸中看到过的，仿佛没有生命的深渊中重又焕发出生机。云潋突然感到心里有些酸涩，却又喜悦。

东陵月的呼吸也逐渐平顺了，云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就沉默的看着他，但显然东陵月并不打算将沉默延续下去，就见他慢慢的伸出双臂，这一回，他极温柔而小心翼翼的环保住云潋，同前一刻的激狂相比反差太过鲜明。他轻轻的将脸埋入云潋的颈窝，从喉咙里低低的发出含糊的声音，云潋却听得真切。

“……曦月，你从来没有主动亲过我，刚才你……我……”东陵月说着竟然有些哽咽了，却仍是嘴角颤抖着上扬出一个有些别扭却真实而甜蜜的笑容，“……我好高兴……”

云潋想了想，知道东陵月说的是自己刚才亲吻他额头的举动，他微微有些愣神，没有想过自己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吻了那小崽子一下，竟然能让他感动成这样，难道，自己以前待他真的那么差劲么……

“傻话，成天亲来亲去的像什么样子……”云潋伸手轻轻的拍抚在东陵月的背上，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酸胀，仔细想想，自己似乎真的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过，这种被当成一切的爱着，要说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对方是东陵月，云潋觉得，他也愿意尝试用相同的爱来回应对方，或许，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小崽子就已经成为他此生再难以割舍的深深牵绊了……

“义父。”许久之后，东陵月谈起头轻轻唤了一声，他的情绪似乎平稳了下来，他用下巴撒娇似的蹭了蹭云潋的肩膀。

“嗯？”云潋难得以温和的语气回应。

“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就喜欢你，你又老又不漂亮……”东陵月故意闷闷的说，如预期一样感觉到怀里的人僵了一下，他几乎可以想象到对方在听到那句“又老又不漂亮”以后，那张冰山脸上会有怎样精彩的表情，他不可抑制的弯起嘴角，赶紧又说道：“但是在我看来，不管是名动天下的绝色花魁，清纯秀美的清丽佳人，还是秀致灵动的小家碧玉，蕙质端庄的大家闺秀，亦或是风华绝代的翩翩公子，又怎能入得了我的眼，在我眼里，只有义父称得上是世间绝品……”他故意将“绝品”两个字脱得很长，其中暧昧迤逦的意味不言自明，果然不出所料感觉到怀里的人一瞬的轻颤，再看向对方的耳根，那里早已经一片绯红，东陵月当下便吃吃的笑了起来。

“满口胡言乱语，没大没小！”云潋恼羞成怒的挣开东陵月的怀抱，大步出了书房。

东陵月望着云潋的背影，直到那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他的视线仍然久久没有移开，他的嘴角始终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那是他从来没有流露过的表情，正如他此刻所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满足。

## 看破

曦月……这是他的表字，但平日里不常听人这么叫他，一来他不常在朝中走动，平级和相熟的人并不多见，而疏隐卫里哪里有人敢直呼其字，只除了一个人……原也没想过东陵月会那么放肆，不过想想也就是唤了自己的表字，并无甚大妨，更何况他本就是个不爱拘礼的人，便也就随他去了，只是……

这小子通常只在床第间动情之时才会这么唤他，这个时候突然被这么一叫，不免让云潋下意识的想到那件事上去，登时便红了一张冷脸，那眉头皱也不是舒也不是，可谓说不出的窘迫。

“安瑞王爷喜欢你……”云潋低垂着眼，慢慢的重复，声音里似乎不带任何情绪，东陵月在一旁听着只觉得汗毛倒竖，就听他继续幽幽的开口道：“这么说，他是要同我抢你咯？”

“嗯？”东陵月猛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想过云潋可能有的种种反应，却无论如何也没料到竟然会从他嘴里听到那样的话，一惊之下却是感觉心脏猛的漏跳了半拍，似乎有一种他自以为是幻觉的狂喜想压也压不住。

“呵，本座的人，又岂会怕他人窥视，敢觊觎本座所有的人，也非得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云潋完全没有注意到缠在自己腰上的人早已经魂游天外，还在兀自愤愤，只觉得自家辛辛苦苦养了十多年的宝贝给旁人偷窥了去，心火想压都压不住。

“义，义父方才说……我是，是义父的人？”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东陵月小心翼翼的抬起头，却不敢看云潋，只怕一不小心便会打破了幻境。

## 往事

“丛安？”云潋错愕的看着眼前婷婷而立的清秀女子，从来如冰潭般平静无波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波澜一闪而过。

东陵月不动声色的皱了皱眉，只要是云潋的情绪波动，哪怕只是一瞬也绝逃不过他的眼睛，刚才那一闪而过的情绪也在他的心里掀起了波澜，他于是转头看向那个被云潋唤作丛安的女人，第一次仔细地观察起来。

“你问丛安？”云潋没有去看东陵月，似乎在思索什么，微微的垂下眼睛，浓密的睫毛在他冷峻的脸颊上投下两抹淡淡的阴影，让原本过于冷硬的面容显出几分难得的柔和来。

东陵月本以为云潋不打算跟他谈论丛安的事情了，就在他准备换个话题的时候，就听到云潋平缓而淡漠的开口说道：“她是我曾经喜欢过的女人，我还曾经一度为了她做过傻事。”他的语气太过平淡，就仿佛不是在讲述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东陵月听着却莫名的觉得心口钝痛，不是因为妒忌，不是因为吃味，而是为了这个正在讲述的人而心痛，至于为什么要心痛，他却说不上来。

又过了一会，短暂的沉默之后，云潋终于看向东陵月，但似乎又不是在看他，东陵月有些紧张的抓住了他的一只手，感觉十指冰凉。

就听云潋慢慢的开口道：“你之前不是问我，为什么我……”他突然停了一下，东陵月马上意识到他要说什么，想要阻止却马上听到他继续说道：“为什么我不能人道，虽然后来我知道真正的起因并不在丛安，但是终归跟她是有些干系。”

东陵月不自觉的握紧了那只手，感觉整个心脏都在不自然的颤抖，心头突然便生起一股压都压不住的浓烈杀意，然而他却必须压制住，不能让曦月看出来，那绝对不是他想要看到的。

“呵，皇权争斗……”云潋低下头，似乎低低的笑了一声，“其实我一直都是个局外人，可偏偏就是有人看不开，非得把我扯进去，到头来还怪我的不是，非要叫人断子绝孙……”最后几个字说得极慢，同时凉薄的嘴角微微上挑出一抹浅淡的冷笑，看得东陵月心下一颤。

这样的笑容在云潋的脸上出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此尖锐的嘲讽，却似尖刀般血淋淋的割开自己的皮肉，他的眼睛很亮，不同于往日里的冰冷疏离，却看得叫人毛骨悚然。

东陵月此时不是不害怕的，因为这样的云潋不是他心里那个冷漠坚硬却让他想要无时无刻捧在心尖上守护的人，太不一样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云潋。然而，这样异常的云潋却让东陵月难以抑制的心疼，甚至比